

幽蘭女士

陳大悲著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現代戲劇叢書

幽蘭女士

陳大悲著

上海

現代書局

1928

願排演本劇者注意

這個劇本的版權，爲現代書局所有。任何形式的翻印，都爲法律所不許。現代書局爲贊助新戲劇運動起見，對於愛美的戲劇團體，大批購買，當特別從廉，以便排演的團體多買若干份，分派給各位演員。

還有一個要求，就是爲尊重排演權起見，凡已決議採用這個劇本的愛美的戲劇團體，請直接郵匯排演稅“每次二圓”交蘇州婁門傳芳巷廿三號陳學慎先生收。這排演稅在各國不但很通行，而且是很習慣的。我們相信，凡是加入新戲劇運動的同志們決不至於反對這種鼓勵編劇人才的排演稅吧。

現代書局出版部特啓

時代……最近的過去

地點……北京

人物

丁葆元……老前輩留學生，北京式的闊人。年齡在五十以內。

丁李氏……丁葆元的繼室，講究修飾，喜歡打牌，不到四十歲。

丁幽蘭女士……葆元前妻之女，二十歲左右，服裝樸素。

丁寶麟……葆元的假兒子，丁公館裏的少爺，十五六歲。

劉鳳岡……葆元的真兒子，汪成衣舖的

學徒，與寶麟同年。

珍兒……幽蘭女士的鴉頭，十七歲。

張升……丁寶麟的真父親，傑元的心腹
聽差，四十開外。

劉媽……丁寶麟的真母親，李氏的心腹
老媽子，與張升年齡相近。

喜兒……李氏的鴉頭，十四五歲。

汪得林……成衣舖的掌櫃，四十多歲。

汪小林……成衣舖的少掌櫃，十五六歲。

汪慧卿……得林的姪兒，曾受教育，幽蘭
女士的朋友，年在二十上下。

曹二太太 {
邱姑太太 } 丁太太的打牌朋友。
邱七少爺 }
許三小姐 }

成衣匠甲，乙，丙，等等。

警察一人。

第一幕

〔佈景……這是闊人丁葆元公館裏的一間書房。陽光由台後正面一半玻璃一半紙糊的北京式窗戶裏透射進屋，晒在靠窗橫擺着的一隻紅木書桌上面。桌之左端，緊靠着窗，右端向着台前。桌上除了照例的文房四寶之外，左端靠窗處擺着一對帽筒；一置“敬求墨寶”一類的宣紙好幾捲，一置鷄毛帚和一根代表成方的竹板。桌之右端有一座電話機。中間有一盞花罩的電燈。桌前置一活動椅。椅後有一東洋屏風，面向台之前左方。屏風後面，靠壁擺着幾隻舊式書箱。在書箱與屏風之間，有西式安樂椅一隻。右壁爐火燒得正旺。爐架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一摞照像架。右壁上面掛着一張放大的中年婦女像片。這是丁葆元前妻的遺像。書桌之前，靠着正面牆壁，有三個紅木椅子，間着兩隻茶几。左壁下放着一隻洋式的書櫃，裏面亂七

八糟的擺着許多外國書籍。由書櫃再向後方看，就是通外面甬道的門。正面牆壁上掛的是古式斑斕的字畫，和一隻很古的白鳴鐘，時針正指着十一點半。）

〔注意……舞台上的前後左右是面向看客立着的演員的前後左右。〕

〔開幕後，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只聽得由遠處送來一片清越婉轉的歌聲，漸漸地近來。門開了。走進一位年約二十上下的女學生來。她既不畫明星式的眉毛，也不穿妓女樣的豔裝。只不過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學生。她就是幽蘭女士。她是丁葆元惟一的女兒。她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眼光若有意若無意的望着那張報。她嘴裏還繼續的唱着歌，緩步走進門來。她的雙眉緊鎖，大約是爲悲哀的歌調所感，也許是受了報紙上一段新聞的激怒。這時候她的情緒是悲是怒，只怕連她自己也不明白。你只看她舉一步，看一眼，就能知道她有無限心事，在方寸中饒繞不定。〕

〔她走到書桌旁邊一張椅子前面，剛一坐下，正待繼續看那張報，忽然看見她那姣小玲瓏的鴉頭珍兒走進門來。〕

珍兒 小姐，您上這兒來啦！我那兒都去找過啦！誰想到您會上老爺書房來的吓？

幽蘭 甚麼事大驚小怪的？我來就來啦。誰

還能管住我，禁止我到老爺書房裏來嗎？

珍兒 小姐，您別生氣，我告您一件事。剛纔我到大門口去，郵差正送一封信來。我一看是給小姐您的。張升正走進門來。幸虧我藏得快。要不然，讓他接了去，又得去給老爺瞧啦！

幽蘭 信呢？

珍兒 您別忙呀！信在這兒，（由衣袋中取出一個粉紅信封，遞給幽蘭。）您在這兒慢慢兒的瞧罷。我到外面去望風去。（嘆哧一笑）

幽蘭 鬼鴉頭！這怕甚麼的？誰要你望甚麼風？

珍兒 您不怕老爺瞧見嗎？粉紅的信紙可以讓老爺瞧見嗎？

幽蘭 珍兒，你別提啦！提起我的心事……唉！這簡直是監獄的生活！（取帕拭淚）

珍兒 小姐，您別哭！您哭，我也要哭啦！

幽蘭 好，我不哭。你到裏面去看太太起來了沒有。

珍兒 是啦。

〔珍兒出門去。幽蘭把報紙放書桌上，走到屏風後面，坐在那把安樂椅上看信。忽然桌面電話機上的鈴響了。幽蘭走過去接電話。〕

幽蘭 喂！你那兒呀？不錯，我們是丁宅吓？請您低聲說。我聽不清楚。（半晌）呵！你問了大人嗎？還沒有起來呢。請你待一回兒再叫過來罷。（掛上耳機，抬頭看看壁上的鐘。）快到十二點啦。唉！〔回頭，眼光與右壁上面掛着的遺像相接觸，不勝悲感的样子，慢步走到爐前，禱告一樣的默想片刻，又取起爐架上的一張照像，看了一回，把像片按住胸口，目光徐徐向上，嗚咽不成聲。〕母親！哥哥！嫂子！我真想不到……（忽聽得門外有喚人的聲音，她立刻歇住悲容，放好照像，伸出兩手向火取燄。）喔！今日可真冷吓！（回頭見沒有人進門，精神方始

安定，又走到屏風後邊，繼續看剛纔的那封信。）

〔張升唱着：“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嘴裏還帶着龍底東，手裏還拿着一根雞毛禱帚，走進門來。走到書桌邊，舉起雞毛帚向桌上一陣亂打。唱了幾句之後，他覺得疲倦了，打着呵欠坐在自動椅上。劉媽突然進屋，張升嚇了一跳，劉媽跨進一步，站住，戟指向張升，開口便罵。〕

劉媽 你這混賬東西！我問你，你是甚麼時候滾回來的？

張升 （把雞毛帚向桌上一拍，一躍而起。）怎麼着？我剛回來！你怎麼啦？

劉媽 哼！你倒好！昨晚上，老爺肚子疼得要死，找你去請德國大夫狄博爾。嘍！門房裏，號房裏，全都鬧翻啦。這麼些人上大街去找你。東城，西城，那兒都沒你這死鬼的影兒。老爺氣得甚麼似的。今日非叫你滾蛋不可！

張升 叫我滾蛋？那還不好辦嗎？咱們把賬

算清了，馬上就捲舖蓋給你們看，還不好嗎？甚麼大人！甚麼老爺！還不是他媽的人抬舉人！（解開襟邊鈕扣，一手拍胸。）叫他把衣裳剝下來，還不是他媽的一身臭骨頭，給我們當聽差的比一比，瞧瞧有甚麼兩樣的？

劉媽 你怎麼啦？

張升 我怎麼啦？我呀，我今日給他玩兒命！甚麼老爺！老爺的兒子是我生的孩子！我是少爺的老子！叫我滾蛋！你猜我怎麼着？（站起來要走出去的樣子。）

劉媽 （把他攔住）噯！你是瘋了嗎？

張升 你纔瘋了呢！太爺不含糊！要幹咱們就給他幹！誰也不能怕誰！告你說，腦袋搬了家，核桃大一個疤！我他媽的纔怕他呢！“老爺！”

劉媽 （走到門口看看有人走來沒有。）仔細着，別讓人聽見啦！有話咱們可以慢慢地說，別這麼

嚶嚶呀！

張升 我上那兒去說呀？（抬頭看時鐘）你瞧，十二點到啦。給人約定一點鐘還八十塊錢的賬。短一塊就得進區打官司。

劉媽 還誰的賬？咱們多早晚借了人家的？

張升 不是借的，是昨晚上押寶押輸的。

劉媽 （低頭無語者半晌）你怎麼又去耍錢啦？

張升 （高聲）太爺愛耍錢就耍錢，你管得着嗎？

劉媽 嚶——嚶——把語聲兒低一點，成不成？給人聽見啦，像甚麼樣子？我說，你是短了穿的，還是短了吃的？何苦要跑到賭博場去鬼混去？

張升 這還不是廢話？他們當老爺，當太太的，沒有一天不耍錢。他們也是短了吃的短了穿的嗎？再說，早知道要輸錢，誰還願意賭博呀？廢話少說，有沒有錢？一句話。

〔丁葆元的繼室李氏，蓬着頭，披一件皮領的斗篷，走進門來。她的歲數將近四十，但是看上去只不過三十來往的一位闊太太。〕

李氏 噯！張升！這麼嚷嚷的，像甚麼樣子？

張升 “像甚麼樣子？”我知道呢！

〔李氏大詫異。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站起來，也露出驚訝的樣子。幸虧李氏沒有看見她。〕

李氏 劉媽，你說！張升到底爲甚麼事發瘋？

劉媽 哼！還不是老毛病，輸了錢啦。

李氏 輸了多少錢？

張升 就輸了一百塊。

李氏 就說是輸了錢，也可以好好兒商量。不能這樣的放肆。像你這樣的嚷嚷，教人聽見啦，還成個甚麼體統。真是，太放肆啦！你們眼睛裏還有我嗎？

張升 回太太的話，張升今天約好人家，下午兩點一準還他一百塊錢賭博賬。輸了這一回，往後再也不去耍錢啦。

李氏 哼！輸了錢的人都愛賭咒，下回再也不賭啦。我纔相信呢。按說，賭博賬又不是閻王賬，那兒有這麼限定時刻的？

劉媽 太太，您不知道，他們那些賭錢的朋友，那兒像太太老爺們那麼打牌取樂兒？他們那兒有好人？賭棍就是青皮流氓，混混兒。輸了錢不還清，不剝衣裳，讓他回家來，還不是瞧着咱們這宅門兒的面子？太太，您瞧他，還要對我瞪眼發恨呢！

李氏 哼！這樣的耍錢；還有甚麼意思？

劉媽 他知道甚麼有意思沒意思。反正我的錢都讓他一人花完啦。我還有甚麼指望？太太，您是聖明人。您瞧我這像兒很能活下去嗎？

(向張升)張大爺，您哪，脾氣也發夠啦。您愛怎麼樣，都隨您的便。(哭出聲)我受您的氣也受夠啦。誰讓我瞎了眼……

李氏 劉媽！

劉媽 太太，我真是不願意活啦。我的兒子，我也不要啦。您的兒子，我勸您還是趕快把他收回來。太太，我只有您待我好。我死了之後，也得想法子報您的大恩大德。甚麼都不要啦，我馬上就走。

李氏 (在門口攔住劉媽，掙持半晌。)劉媽，可別這麼哭哭啼啼的。讓老爺聽見了，怎麼辦？

劉媽 我死了之後，兒子是您自己的骨血，(嗚咽幾不成聲)您幹快把他收回來。我是管不着啦。

(劉媽正欲奪門而出。丁葆元恰巧走進門來。屋裏三個人同時現出三種尷尬模樣。幽蘭女士在屏風後面更是著急非凡，

要走出來，又縮了進去。丁葆元穿着一件很舊式而又極貴重的皮袍，手裏拿着一支雪茄。脚下穿着一雙京式紙底煖靴。他嘴唇上有很濃的八字鬚，精神十足之中，微微現出一點烟容來。看上去不過四五十之間的歲數。兩道眼光直射在屋內三人臉上，輪流這麼一轉。三個人都好像催眠術施術室裏的受術者。]

葆元 (很冷靜的發音) 太太!

李氏 (第一個恢復常態) 吓，老爺。(兩人相視片刻) 您怎麼又跑出來啦? 不怕受風寒嗎?

葆元 好。(點點頭) 好。劉媽怎麼啦? 哭甚麼呀?

張升 沒甚麼事。劉媽的兒子，在裁縫舖裏學徒。(不能自圓其說的一頓)

葆元 那我知道。她的兒子不是叫鳳岡嗎? 還是我賞給他這名字的。他怎麼樣啦?

張升 她的兒子，鳳岡，昨天晚上病啦。病得要死。裁縫舖裏的汪掌櫃送太太的衣裳來，帶信

要我去看那孩子。我去一瞧，病是很厲害。在人家舖子裏害病，怪不方便似的。

葆元 怎麼着？你們打算帶他回家來嗎？那可不行！萬一是瘟病，或是甚麼別的傳染病，帶進我這宅裏來，那還了得？

張升 回老爺的話，張升決不敢把孩子帶回公館來。劉媽打算送他進醫院去，却又怕花錢。就爲這件事，急得哭啦。老爺，太太。（向李氏示意）這事由兒有張升去料理，您請放心，辦您的事得啦。

李氏 那就很好。張升，你就去開導開導她罷。

（張升與劉媽同出門去。丁葆元頻頻搖頭，在屋裏來回踱了幾步，歎一口氣，走到書桌右端，放下雪茄，徐徐回頭，向李氏注目。）

葆元 太太！